

車子翻身

斯 民

新文藝出版社

小 說
車 子 翻 身

著 者 斯 民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康 平 路 八 三 號)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總 經 售

合 作 印 刷 廠 製 版

華 文 印 刷 局 印 刷

陸 慎 記 裝 訂 所 裝 釘

*

書 號 (508) [I II 83] 本 書 38,800 字

一 九 五 三 年 八 月 上 海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三 年 八 月 上 海 第 一 次 印 刷

本 次 印 數 13000 冊

定 價 2.800 元

*

上 海 市 書 刊 出 版 業 營 業 許 可 證 出 登 登 登 號

內 容 提 要

《車子翻身》裏寫的是一個國營紗廠的細紗間裏，有幾條《爛弄堂》生活比較難做，由於許多人不願去做那《爛弄堂》，因此越看就越加覺得難做了。青年團員王小妹很積極，帶頭要克服這個困難，可是她性子急躁，又祇憑熱情工作，所以仍然做不好。後來她的好姐妹蔣小花從工人政治學校學習回來了，她的思想覺悟高，郝建秀工作法又做得頂好，所以她不但克服了這個困難，而且還以自己的實際行動鼓舞和教育了全車間的工友同志們。

《選舉》裏有一個細紗間裏的搖車頭邵翠英，解放前靠流氓丈夫的牌頭，常常欺負人。解放後在鬥倒拿木溫的時候，沒有鬥到她，因此她仍然企圖維持自己的舊勢力，與進步的力量採取對抗。在選舉生產小組長一事上，小組裏大部份人早已決定挑選自己心目中的好同志夏蘭英來擔任，而邵翠英却妄想利用殘餘勢力當上生產小組長。結果，在進步的力量前面，她不得不低下頭來。

目次

車子翻身.....	一
選舉.....	五〇

車子翻身

這天上午十點鐘，細紗間的黨、政、工、團碰頭會議開過後，同志們都分頭工作了，祇有個領班先生已經跑出了工務室，忽然又轉回來，在辦公桌旁椅子上躺，不住地搖着頭，好像有個鐵箍子把他那半禿的腦袋緊緊地箍住了似的。

他把剛剛關了的電風扇又開了起來，朝向袒露着的壯闊的胸懷。一雙棕色的眼睛，直盯住前面，薄嘴唇的嘴巴越閉越緊了。

他想：我解放前沒有落過水，解放後也沒有失過職，我拿多少工資，幹多少活。我憑什麼要受你們十七八代祖宗的氣？

原因是這幾天車間裏溫度高溼氣重，生活特別難做，昨晚白花出一百一十磅。因此每次派弄堂，領班先生是傷够腦筋的。尤其是第二組那幾條「死弄堂」、「爛弄

「堂」，派到誰，誰都心裏會有個疙瘩，不是白他幾眼，就是釘他幾句。碰到個思想不通一點的，當面就會咬他一口：

「領班先生哇！難為你照顧，又賞給我來做啦！我看哇！你就是好欺侮我，吃得到我。人家有面子的，一生一世也不用進爛弄堂了。」

領班先生怎麼也無法辯白，他祇能拍拍自己的胸脯說：

「上有天，下有地，我憑良心做事。」

「良心？」常常在等領班先生走後，好像裝作不是講給他聽一樣，但又故意說得恰恰能使他聽見：「你的良心早給狗吃啦！」

領班先生懷着滿肚子的冤屈，想在今晨碰頭會議上談談，得到同志們的諒解，並且得到領導上的支持。他認為他完全是大公無私的，他決無半點成見，故意要派誰去爛弄堂做活。雖然過去他對於一般青工團員積極分子，確實巴結了一些，但在派弄堂一點上，他相信自己從未巴結過誰，倒常常把團員蔣小花她們多派了幾次。把她們多派幾次，也不是因為派她們去做，可以百事順從，毫無意見，卻是抱着「派到誰就誰」

的主張來派的。所以有時候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派誰。可是這苦衷、這冤屈，在碰頭會議上不但得不到同志們的諒解，反而給同志們堵了回來：

「你爲什麼不去說服她們呢？」

這還不算，還說現在郝建秀工作法，已在廠裏很好的推展開來，再過個把月，就要準備工資改革了，而他這班特別是第二組裏，老是看機能力提不高，那麼，先進定額就不好定。目前生活難做，頭斷得多，除了天時的原因之外，主要的是由於郝建秀工作法沒有鞏固。所以他這領班先生要負主要責任。

「行政上要負主要責任」，這話在領班先生聽來，好像是細紗間生活難做，看機能力提不高，九月份沒法子工資改革，就要他負全部責任一樣。他驚着一肚子的冤屈，就一逕有氣無力地坐在會議桌邊不響。

「光着急可不來事呀！」細紗間黃主任微笑着，蠻有信心地說：「我們正要設法集中力量來研究斷頭問題，馬上要進行郝建秀工作法的測定工作；能够鞏固新進工作法，將是提高看機能力的一個有力保證，」頓了一下又說：「蔣小花什麼時候回來？」

我的意見哇！需要把她們幾個優秀接頭工的經驗，好好地測定和總結一下，爲什麼她們錠子看得比人家多，而出的白花倒比人家還少呢？這裏頭一定有個道理。」

這些話，要不是黃主任在講的時候，工會主席一再地把眼光掃在領班先生的臉上，領班先生是決不能聽進耳朵裏去的。

到碰頭會快結束的時候，領班先生情緒稍爲鎮定了一些，爲了免得工會主席他們看出自己開會時鬧情緒，思想開小差，他裝得靜靜地把話說出來：

「工友們不是不肯照郝建秀工作法做，普遍的思想情況是：郝建秀工作法未：生活好做時做，難做時不做。」

「生活難做時，更應該做。」年輕的工會主席顯然在冒火了。

領班先生懂得他所以冒火的原因；但他當作那火不是對自己冒那樣，忍受下來了。不過他不能不從心底裏對工會主席懷着不滿。

「我們要動員黨團員和積極分子首先做好，不僅把郝建秀工作法鞏固下去，而且要她們帶頭提高看機能力。」工會主席有意給領班先生重複一遍地說，「特別是那幾

條爛弄堂，在蔣小花沒有回來之前，我們要把最優秀的郝建秀工作者派進去，把這一個堡壘突破了，其他就沒有問題了。」

領班先生想了又想，結果只嘆了口氣。自己安慰着自己說：

「飯要吃的，活要幹的。他媽的，八百生活八百做麼！」他就這樣呆坐到會議結束。

領班先生不能不考慮以後派弄堂的問題，因此這幾天，派弄堂以及因派弄堂引起的煩惱，幾乎佔去了他生活中絕大部分的時間。他想：真要征服這幾條爛弄堂，真要通过這一個堡壘的突破來鞏固郝建秀工作法，從而提高看機能力，那麼到底依靠誰呢？除了蔣小花之外，他第一個想起的，是團員王小妹。他之所以會想到她，是經過仔細思考的。他把每一個團員同志的脾氣性格都加以比較研究，這裏他挺喜歡王小妹這股牛勁兒，喜歡她那像男孩子一樣說話時的傻氣，雖然她總是常常要跟他頑皮、作對，但當他想到他有辦法制服她時，他自鳴得意地笑了。

這天關車以後，各小組正在開小組會，討論怎樣鞏固郝建秀工作法，提高看機能力的問題。領班先生故意等到快要開好的時候，才跑到第二小組去。

他走向小組去的時候，她們正在爭論着，可是雖有許多意見，但一個共通的中心，還是生活難做，頭斷得兇，不能照郝建秀工作法做。

「誰不知道郝建秀工作法重要！可是，幾木棍幾木棍的頭斷啦！你生十雙手接都來不及。……」

「人家第一組第四組爲啥做得到，我們第二組就做不到？」王小妹一跳站了起來，眉頭一皺，聲音像撕破布似的說，「她們就是因爲做好了郝建秀工作法，頭才斷得少的嘛！」

「你不是不知道我們這組的斷命車子，跟她們不同麼？」

「你沒有受過爛弄堂的苦，可人家是嚐够了呀！」

「人家是——」陳三妹向領班先生白了白眼睛，原想說「人家是有面子的，」她終於沒有說出來，改口說，「派弄堂太公平啦！」

領班先生知道這時候萬萬不能跟她們去對口，也不能爲王小妹她們撐腰。要不，火力就會集中到自己身上來。所以還是忍氣吞聲地不說話。

他不願聽閒言冷語；什麼拍團員同志的馬屁嘍，連派弄堂也包庇她們嘍，他忍受不了這樣的冤屈。但仔細一想，他還是不能不說話，他怕工會主席說他工作不負責，不去動員說服羣衆，因爲他是個領班哩。想到這裏，他更覺得苦惱，半禿的額頭上滿是汗水。

當他想到了辦法來應付她們的時候，他就鎮定了下來。他決計不去正面鼓動團員同志們帶頭，卻用激將法來刺激王小妹她們，這可使王小妹自己湊上來，也可使陳三妹她們舒舒服服，免得說他派車不公平。於是他說：

「公平不公平，我是憑良心說話的，我爲什麼要跟你們作對，」他看着陳三妹那副沉着的臉孔，立刻就覺察到自己的話語太軟弱了。他想：「我要向她們討饒麼！真笑話！」他硬起了喉頭說：「我覺得你們是老工人，擋車的經驗足，能够克服爛弄堂的困難！不過，」他加強語氣說，「我決不在稱讚你們，也不拍你們的馬屁！」

王小妹又一跳站了起來，那圓睜睜的大眼睛裏透射出堅決的光：

「我保證徹底做到郝建秀工作法，不論爛弄堂死弄堂，堅決服從組織分配。」她的唾沫濺得好遠，一頭短頭髮，一聳一擺地好像騎在馬上一樣。

特別是她說話的聲音，又粗又響，這不僅僅是因為她個子胖，頭頸粗壯的緣故。她說她從小就沒有娘，爸爸在外面擺攤做生意，管不着她，她野慣了。她對她的小伙伴們，要是說話『嬌滴滴』的，她就討厭，不願跟她們在一道玩兒。她不願說自己是個女孩子，她總是把喉嚨拉得很粗很粗來說話，因此日長月久，她的聲音就總是這麼粗了。她來做廠，已經三年多了，聲音仍是一點沒有變。但她有一點不同了，那就是對講話『嬌滴滴』的小姐妹，她也很願意跟她們在一道玩。而小姐妹們也爲了她的豪爽痛快，總是特別喜歡她，她的意見總是很受小姐妹們的擁護。

王小妹一坐下來，團員同志們都接二連三地跟着表示自己的態度。小組會的空氣，立刻就火熱了起來。

領班先生自然心裏蠻高興，但他看了看王小妹，不得不聲明着說：

『我剛才說的話，絕不是輕視或小看了我們青工。團員同志，你們總是最積極的。』

陳三妹她們『嗤』一聲笑了出來。他的臉立刻緋紅了。他於是恨自己不該來這麼個畫蛇添足。

散會後，王小妹她們幾個小調皮，拉住領班先生要他一道去學跳舞，領班先生不肯也得走，求饒也不行。

『領班先生！你講話那能介滑稽呀？』

半晌，領班先生想不出話來講，他說：

『你們不知道，那幾個頑固蛋，自己不進步，還說我包庇你們，你想氣不氣？』

『你又不是皮球，這有什麼好氣的？』

大家笑起來，領班先生也跟着嘩笑起來。他一整天的氣悶，這才給這幾個小頑皮，纏得乾乾淨淨了。

『可是，我總歸放心不下，要是你們帶不好這個頭，爛弄堂制服不了，人家就有笑

話可講呢。」

她們誰也沒有表示意見，又是一陣笑，這笑裏答覆他，那是完全多愁的。

「假使蔣小花這兩天回來就好……。」領班先生說。但他立刻感覺到這不能在她們面前獨獨把蔣小花抬得特別高。可是無論他祇說了這半句，王小妹的尖耳朵似乎已經體會到了，她立刻低下頭不高興起來。一直走到籃球場時，她還是沒有說一句話。

第二天一早，王小妹就來上工了。她主動要求到爛弄堂裏去做，而且仍要看一千錠。不管同志們說，昨晚生活更難做呀，車間主任、工會主席都陪着沒有睡呀，細紗間變成了彈花間呀，這些風言風語，沒有能够影響她，她還是走進爛弄堂去。

也許這爛弄堂在王小妹的印象裏是「爛」得太深了的緣故吧！她一走進弄堂，就覺得似乎每只錠子都對她非常仇視。顯然要準備給新來的主人一個下馬威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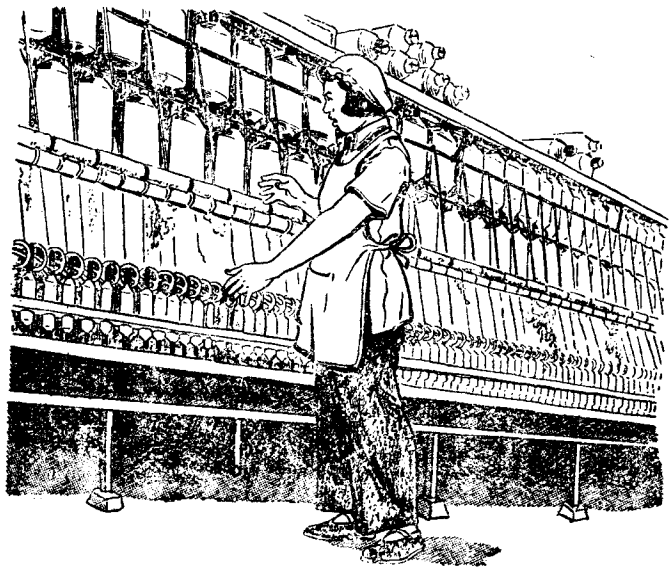
但王小妹自己勉勵着自己：「怕什麼哩！我擋不好，十二個不相信。」

於是她把紅心子檢查了一遍，等着開車。

從開車的第一秒鐘起，王小妹全身都緊張起來了。她按着郝建秀工作法一絲不亂地做着，她非常清醒，此刻還是小紗要多接頭。她接着頭，順利地接着，連一個空頭也沒有。總之她沒有感到什麼不順利。祇是在打擦板的時候，總是打不遠，最遠也祇能打到三木棍。她還以為自己心急的緣故，她儘量鎮定些，可是仍然打不遠。有時候還打不到兩木棍，倒反而往地上掉了。掉還則可，它還打斷了幾根頭，這不能不使她冒火。

接着，頭斷得越來越多了，有的剛接上又斷了，好像故意跟她作對似的，總是要連接三次之多。跳筒管也越來越多了，有的在錠子上嗚嚕嗚嚕地叫嚷，有的竟跳在地板上打滾，叫王小妹拾得這個拾不得那個，那裏弄好了，這裏又一連斷了三四個頭。她有些煩躁起來，狠狠地跳筒管在錠子上一插，可它就又斷了頭。她要拔它起來接時，硬是拔不起來，用手指頭在下面抵一抵還是不行。這可使王小妹惱火了，她氣鼓鼓地用盡腕力一拔，手背恰恰碰在葉子板尖端上。這尖端就像爪子一樣，抓了她一條皮肉。皮肉白白的，立刻就滲出了鮮血。當時她沒感到痛，當她用右手大拇指捺在傷

口上的時候，她感到像刀刮一樣的痛了。她又氣又急，恨不得踢它幾腳。她呆呆地看着那葉子板好一會，突然驚醒過來時，聽見四周的錠子像造反一樣。她看看四周，頭斷得越來越多了，跳筒管也更叫囂，絨棍花吐着一條條白舌頭。她急得躁腳，眼眶裏裝滿了淚水。『哎喲！怎麼辦呢？』她咬着牙齒，忍着痛，忍着淚。『我什麼也不能哭！我不能、不能……』她擦了一下眼睛，用手絹把手一



『哎喲！怎麼辦呢？』

繫，心一橫，她想：我照工作法做總不會錯。這樣，她心裏倒暫時安定了一些，她接着頭，雖然慢些，但沒有接空頭。

看着一大捲、一大捲的絨棍花，看看越裝越滿了的花衣袋，她心裏被另一種不安控制了。她彷彿看到團委會辦公裏至那優秀團員名單上已被勾消了自己的名字，她被這突如其來的失望襲擊着。她的淚水不絕地滴向手背，滴在葉子板上。但她仍然沒有哭出聲來。

雖然這樣，她還是堅持到了最後。可是白花出了三十噸，這不能不使她難過，所以一下工，她就回家了。

她跑出車間，經過大弄堂，她低着頭怕人家看見她。可是她越這樣想，就越感覺到大家都在注視着她，而且是用瞧不起人的眼光看她。甚至別人用輕蔑的冷笑笑她，她彷彿耳朵裏就聽到了那可惡的笑聲。

一種反抗的情緒湧上她的心頭，她鼓起嘴唇，豎起了眉梢，匆匆的走回了家。

小妹妹們問這問那的，王小妹到底哪去了呀？洗澡間裏聽不見她拍打着水花，叫